

# 我與英國丈夫老布

**我**的英國丈夫霍布恩(Brian Holton)，平日裡我習慣呼他老布。說起與老布是如何相識的，這裡還有一段小插曲。一天午后，我興致勃勃地跑到新堡大學毛遂自薦教漢語，秘書小姐客氣地打發我道：「我們這已有了漢語講師布萊恩·霍頓。」洩氣之餘也牢牢記住了這位「搶走飯碗」的洋先生。真是冤家路窄幾天後的一個傍晚，我正與友人在校內咖啡室閒聊，迎面湊過來一高大的英國男士與身旁朋友寒暄起來。朋友介紹：「這位是布萊恩·霍頓。」他忙用漢語自報家門：「鄙姓霍名布恩，就是西漢大將霍去病的霍，可惜沒能攀龍附鳳搭上血親。」

■ 我與英國丈夫老布。



大學休息室，幾位華人聚在一起一口一個老外、洋鬼子地議論著英國人。老布忍不住走過去開口道：「哥們請注意，這裡諸位才是老外、洋鬼子。」弄得在座國人驚訝地面面相覷。

婚禮前夕，浪漫的老布將他那中國古典詩詞造詣

活學活用得淋漓盡致。深夜睡意正酣床頭電話鈴聲大作，老布大叫我起身觀賞窗外藍色光環擁著的一輪圓月，這端話筒中傳來他一字一頓的聲音：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掃得睡意頓失的我啼笑皆非。我們的戀情在眾親友的祝福聲中，也出現了一些另外的聲音。不只一位中國男士表示，中國女孩投奔老外就是令他們反感彆扭。一男同胞好心規勸我：「那麼多中國好小伙隨便找哪個不好，別跟老外攪在一塊，早晚肯定會被洋人給甩了，不會有好下場。」

## 當東方 V.S. 西方

於是我與老布便有了以後的故事。一次與老布在中國城散步，撞上位相識的香港老板。次日，這位愛國僑領便衝著我大喊大叫起來：「你不要和鬼佬混在一起嘛，你應愛祖國，用“國貨”才是。」將這段啼笑皆非的忠告傳達給老布時，他不服氣地申辯：「中國古代聖賢孔子倡導的儒家思想乃世界大同，四海之內皆兄弟。林語堂先生自稱是“兩腳踏東西文化，一心譯宇宙文章。”這一直都是我的座右銘。」老布那字正腔圓的北京話還在中國人面前露過一次臉。那是在

## 麵條湯 V.S. 漢堡包

如所有家庭一樣，我與老布當然免不了分歧和爭吵，爭論時激動的雙方都不願妥協使用對方的外語，太饒舌以免影響自己的戰鬥力，於是只得“一架兩制”，老布用英語出擊我則用漢語回擊。在食物上的摩擦也是容易料到的，老布尤其“痛恨”鳳梨酥，不理解我如何能吞得下這種“腐爛”東西。一晚我興沖沖地告訴剛下班的老布，晚餐犒

勞你宮廷美點。待將紅棗窩窩頭隆重端上臺面時，差不多餓昏了頭的老布先愣愣地盯了一分鐘弄不清這是啥玩藝，捏起來咬了一口，隨即"呸"地吐到了盤子裡。委屈地訴苦：「我在外面累了一天，回到家裡還得忍受你這放了一個多星期的霉麵包。還什麼慈禧太后的御膳，中國皇帝竟然愛好這口鬼東西簡直不可思議。」對於吃得我心滿意足的米飯青菜，老布則愁眉苦臉地抱怨：這哪像一頓飯呀！於是吞下我做的中餐後，他又忙不迭地自開小灶，"進補"些奶酪。印象最深的是婚後不久的一次"魚戰事"，擺在案板上的兩條魚究竟紅燒還是奶油爭執不下，談判無果的情形下只得一人一條各自為政。待上桌時相互友好地邀請對方品嚐異國風味，那一刻倒也其樂融融。逐漸地我們開始習慣一星期內中西餐輪換著吃的折衷方案，當然有時也會出現我津津樂道自己的麵條湯，他卻在一旁大嚼漢堡包的場面。

## 開懷篇

### 千里姻緣一線牽

我家樓下住著一位典型的英國老派紳士，每次碰面他總喜歡拉住我寒暄幾句。英語裡國語稱做"Mandarin"，意思是中國官話，廣東話則譯為"Cantonese"。一般英國百姓的中國知識相當貧乏，許多洋人對中國最初的印象皆源自中餐館，不少英國人誤認為廣東方言即"國語"。樓下這位睦鄰以前曾接觸過華人，對於中國各地方言的差異略知一二，遇見我時便喜歡大聲賣弄他那與眾不同的學問。老先生打招呼的開場白永遠是相同的臺詞：「真是幸運，你能講一口標準的中國官話，不是中餐館裡那叮叮亂響的廣東腔。」當他得知我先生是英國人時，老翁

的藍眼睛頓時受驚地瞪大了起來。繼而他獲知老布居然在大學裡教中文，這更使他顯現出不可思議的神情來。感嘆道：「教中國話？那不是跟教"天書"差不多了。」接著又頗同情地發感慨道：「Young Lady(年輕女士)，一個人離開故鄉嫁到這麼老遠的地方可真是件不容易的事，這不符合你們東方國家的傳統觀念吧？」我笑起來耐心地給他上一堂民族和解課：「實際上，異族通婚在中國古代已有之，並傳為佳話。比如早在一千多年以前，西漢時代就有宮女王昭君遠嫁匈奴單于；唐朝時還有文成公主與西藏土蕃首領松贊干布聯姻。那個時代這類異族通婚是出於睦鄰友好的一項政治策略，稱做"和蕃"，雙方成為親戚了就不會再打仗了不是。」老先生聽了我這一通說辭後，仰面哈哈大笑著來了一句：「鬧了半天，你來英國是肩負著和我們大英帝國"和蕃"的使命呀！」

解

